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9nB460

欒州萬善暉州昊禪師語錄

清 昊說

性珍・寂寶等錄（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次
  - 住灤洲澤它萬善寺語錄
  - 住灤陽高山石佛禪院語錄
  - 住盛京奉天府華嚴寺語錄
  - 住三韓寧遠州地藏寺語錄
  - 住遼東剌兒山朝陽寺語錄
  - 復住三韓寧遠州地藏寺語錄
  - 住永平府樂亭聖嚴寺語錄
  - 隨緣小參
  - 垂問
  - 入室機緣
  - 問答機緣
  - 請益
  - 咐囑
  - 代古
  - 別古
  - 拈古
  - 頌古
  - 佛事
  - 略狀
  - 附峻峰和尚陞座法語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a
  - 6b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暉洲昊禪師語錄序

像法之季，去佛益遠，學者穿鑿，迷失其真，滔滔莽莽，愈趨愈下。余嘗為之太息，乃欲楷其宗極，論其旨趣，而得所正。雖有其心，奈時為限，無可如何。須知佛祖典型，兒孫眼目，先天地而非無，後天地而非有，攝山河日月於一微塵裡，現廣大色身於百草頭邊，變通則無窮無盡，宣揚果難說難明。還望有志之士，研精而信其詣，推訂而合其規，甄別去取，務臻其妙，使後進稍有式從。故余求賢之切，日汲汲而不能已也。憶昔暉洲昊姪禪師，由奉天到山，沖然偉度，其言恂恂，與我周旋，猶子之誼殊恭。出開法語要讀之，攻實學，修篤行，根本端詳，師模從古，不以凡近雜出，無愧於龍池嫡系。遴次數則，補入全書。別去二三載，今年夏，忽命一使，脩簡牘，備隆儀，申省候，禮甚虔。呈其十二會錄，請余鑒定，并求弁言，殊難固辭，略為攷正。觀其發演該通，應對敏捷，不走險而挺奇，亦可為中行獨復者也。宜付棗梨，傳之將來，庶不負余汲汲求賢之三致意焉。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閏月望日深雪永潛叟撰於西山聖感方丈

暉洲昊禪師語錄目次

卷首
　序文
第一卷
　住灤州澤它萬善禪寺語錄
第二卷
　住高山白道子石佛寺語錄
第三卷
　住盛京奉天府華嚴寺語錄
第四卷
　住錦府寧遠州地藏寺語錄
　住遼東剌兒山朝陽寺語錄
第五卷
　復住寧遠州地藏禪院語錄
　住永平府樂亭聖嚴寺語錄
第六卷
　玉田縣圓通院法語
　天津衛放生院法語

樂亭縣聖嚴寺法語
盤山正法禪寺秉拂
永平府地藏院小參
天津衛般若院小參
奉天府楊家寺小參
灤州萬善禪寺小參
隨緣薦亡小參
垂問
開示
示眾
入室
機緣
請益
第六卷之下
代古
別古
拈古
頌古
佛事
略狀
音釋

暉洲昊禪師語錄目次終

暉州禪師住灤洲澤它萬善寺語錄卷之一

記錄侍者(性珍　寂寶)

康熙歲次戊辰四月十五日，護法山主高雄、高陞、高魁、高興，監院明順、實在，恭請住萬善寺。

至十月十五日，護法高陞、高魁、高興及緇素人等請結制上堂。至法座前，拈疏云：「靈山奧旨，少林密訣，山僧不敢囊藏，對眾一一拈出。」遞疏與維那，宣畢，指法座云：「高而無上，闊而無邊，盡十方總是一箇寶華王座，許甚麼人登？」喝一喝，遂陞。拈香云：「光輝法界，耀古騰今，信手拈來，爇向爐中，供養釋迦文佛、歷代祖師，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龍圖鳳曆恒新，玉葉金枝長茂。此一瓣香，為中為正，乃瑞乃祥，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伏願高遷祿位，福壽俱崇。此一瓣香，靈根宿植，久已培成，奉為十方檀越、本寺護法及現前諸師，恒獲堅護

之心，永作法門楨榦。此一瓣香，不從靈峰帶來，亦非海藏流出，從盤山紫蓋峰前遇著一箇鐵面老漢，一椎擊碎，即今對眾拈出，供養萬善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代上了下宗先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象，當觀第一義。」師云：「釣頭垂餌，直釣[昆*焦]鰲；汲浪乘風，不妨相見。」僧問：「昔日世尊陞座，諸天散花；今朝和尚開堂，有何應瑞？」師云：「碧天煥彩，紅日騰輝。」進云：「如何是萬善境？」師云：「孤松秀北嶺，叢菊綻東籬。」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手持山藤杖，身著割截衣。」進云：「人境已蒙親指示，向上一路，請師別通消息。」師便打。進云：「莫非是和尚家風麼？」師云：「汝未識痛痒在。」僧彈指一下，師云：「果然話墮也。」乃云：「一切眾生自從威音劫前與佛祖同成證覺，無欠無餘，只因一點妄想不了，返墮愚迷，不知不覺。是故佛祖設種種方便、百千法門，使一切眾生箇箇惺悟自心本來面目。所以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於世，乃謂此也。汝等諸人不識自心是佛，向外馳求，為之小知小見，說箇成佛成祖，亦成剩語。」喝一喝，曰：「會麼？翻身跳出白雲窟，提起眉毛亦是遲。」維那結槌畢，下座。

開爐，上堂。「盡十方總是一箇清淨身，遍大地無非是箇選佛場，人人皆證、箇箇相踏，舉處自由、用時無礙，淨裸裸、赤灑灑，猶如塗毒鼓、太阿劍，聞之則亡、近之則喪，若有徹骨徹髓恁麼承當，也不勞再舉。何故聱？總是無為無事漢，也須槌下解翻身。」劉維漢請上堂。「幻海之中駕釣舟，英雄無數被沉浮，到頭業識牽將去，何日何年得出頭？」舉拄杖，云：「三世諸佛不知有，八角磨盤空裏走，青州布衫重七斤，普化搖鈴翻觔斗，須彌頂上扣金鐘，驚起泥牛半夜吼，嶺上石人暗點頭，誰解南辰藏北斗？」喝一喝，下座。

眾執事請上堂。「諸仁者！還識得老僧麼？若欲識得，只須鳴鐘擊鼓。」顧左右，云：「適來鐘已鳴，鼓已響，作麼生識老僧？」眾無對。良久，云：「鐘鼓尚然不識，何況老僧？」喝一喝，下座。

德本法主領眾請上堂。「德本法主設齋，特請山僧陞座說法，即今抖擻精神，將如來三乘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祖師一千七百陳爛葛藤，及天下老和尚長歌短曲，傾心吐膽，不惜唇皮，盡從獨露，布施諸人。」舉起拄杖，云：「會麼？」復卓一下：「為此一是實，餘二則非真。」

祖師安慰，上堂。「少室山前風凜凜，雪庭不見舊時僧，欲知斷臂安心士，依舊眉毛眼上橫。」豎起拂子，云：「祖師來也，還見麼？」良久，擲拂，云：「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程。」

爵軒西真比丘請上堂。僧問：「梅笑春風暖，鳥啼氣象新，舊時風景即不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花下郎君夢未醒。」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波中獨占一蘆新。」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三更月落絕言詮。」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野老堤邊觀綠莎。」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一著是如何？」師云：「殿上鴟吻口向天。」僧擬議，師便打，乃云：「松色青青柳色黃，嶺梅破雪盡含香，幾多寒鵲爭枝舞，倒惹鸜鵒話短長。多意氣，好商量，琵琶一曲越宮商，木童唱箇無音調，金烏驚起上扶桑。更問道：是何章？會不會？去問東村李大娘。參！」

美亭和尚請上堂。「黃鍾月十五，一陽從地鼓。郊外野煙飄，太史書雲舞。分明說與知音知，冬至寒食一百五。」

趙君愛領眾請上堂。問：「教中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且道誰是甚麼人？」師云：「始來問話，還記得麼？」僧云：「記得。」師云：「更道甚麼？」僧擬開口，師打一棒，云：「不唧溜漢。」進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師云：「東家牽犁的，西家拽耙的。」進云：「恁麼則拖泥帶水去也。」師云：「面前更有一重關。」僧喝，師云：「不斬敗將。」乃云：「佛與眾生不二門，堂堂獨露遍剎塵，欲知段化分明處，掃地燒香非別人。」

默然請上堂。問：「達磨西來，所傳何事？」師云：「一二三四五。」進云：「何不直指？」師云：「老僧從來不扭曲。」乃云：「一二三四五，任君顛倒數，觀汝非是[仁-二+渠]，觀[仁-二+渠]非是汝。張公喫酒李公醉，婆王湊樂迦葉舞，寒山掃地接豐干，喜得禾山解打鼓。」卓拄杖，下座。

護法高陞臘八日，請上堂。「月落三更夜已寒，明星獨露眼皮穿，平生堅[類/土]瞿曇老，殃及兒孫為禍端。」豎拂子，云：「會麼？若向這裏會得，眉毛卓豎、八字打開，方能識得移星換斗、運月捶空。到這裏，談甚麼玄？說甚麼妙？論甚麼智慧德相？道甚麼妄想執著？總在龜毛頭上識取根源了也。雖然如是，不是一翻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

張顯吾請上堂。「客來相待，賊來相打。山門頭金剛擎拳持杵，諸日相對，是嗔是喜？大眾試道看。」卓拄杖，下座。

恒如設齋，請上堂。問：「日日是好日，如何是好日？」師云：「日出東方月轉西。」進云：「此意若何？」師云：「照天照地。」乃云：「日日日如是，日東月復西。」以拂子敲香几，云：「欲明般若智，但看與麼時。」擲拂，下座。

假可全領眾請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這對無孔鐵錘，也是無風起波。蚯蚓跳上南嶽，蝦蟆驀過新羅，撞倒張三李四，笑殺東村王大哥。且道他笑箇甚麼？也是食鹽加渴。」

尼平祥、崑山領眾請上堂。問：「香煙籠法座，瑞氣繞禪床，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云：「青山。」進云：「罔明是初地菩薩，為甚麼出得女子定？」師云：「白雲。」進云：「文殊、罔明還有優劣也無？」師云：「優則總優，劣則總劣。」進云：「恁麼則十方無二路，到者便為尊。」師云：「又在半途。」乃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舉拄杖，云：「還見女子麼？內無自己外無他，箇中消息難摸[打-丁+索]，驀直向人人不識，依前撒土又拋沙。」喝一喝，云：「金剛寶劍任從施，截斷昔年葛藤窩。」下座。

上堂。「今朝臘月二十九，文殊普賢呈拙醜。笑殺明州布袋憨，普化空裏翻觔斗。目瞽仙人偷眼睄，無言童子連聲吼。驚起南山鱉鼻蛇，咬殺紫胡一隻狗。張公醉倒御街頭，原是李公喫醉酒。」喝一喝。

解制，上堂。「灤陽城畔水流南，逐浪隨波下釣竿。夜靜水寒魚不餌，輕舟高舉過蘆灣。」

上堂。「薘賓端月日初長，萬境真如處處彰。匝地松濤花爛熳，清池蒲劍葉生涼。峰巒疊翠揚真諦，碧水層波演妙香。一派清光俱漏洩，不勞彈指覓宮商。」

記錄恒如

康熙己巳應鐘望日，護法高陞、高魁、朗空和尚共施衣缽，結制傳戒，恭請上堂。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盤劫外，葉覆娑婆，遇貴則賤，遇賤則貴，第二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上了下宗先師，用酬法乳。」斂衣就座。美亭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一槌擊碎，匝地騰光。還識第一義者麼？不妨出眾證明。」僧問：「金鐘纔罷，玉磬方歌，四眾臨筵，乞師垂示。」師云：「杲日麗天。」進云：「莫便就是？別處更有？」師云：「時清道泰。」進云：「請和尚傍通一箇消息。」師打云：「晴天不肯走，單待雨淋頭。」進云：「恁麼則箇箇霑恩去也。」師云：「不信道。」問：「拋綸垂釣即不問，衝浪金鱗如何取？」師云：「點。」僧喝，師云：「蝦跳不出斗。」乃云：「萬善堂前非等閒，滔滔綠水泛慈船，欲渡迷人登彼岸，可憐無數業牽纏。當機若具金剛眼，說甚前三與後三？」揮拂子云：「放開一線，瓦礫生光；把住一絲，黃金失色。若向這裏會得，運諸佛之洪機，全千聖之大用，當陽曉示，直下知歸，擬議思量，白雲萬里。

若是伶俐漢子，聞山僧與麼道，一見洞然，更不狐疑。會麼？」喝一喝云：「豁開戶牖當空寂，剎剎塵塵戒定香。」結槌，下座。
印江請上堂。「玉蕊飄飄降瑞祥，千林萬卉盡流芳。銀光瑩徹周沙界，湧出枝頭一段香。」
尼實祥請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云：「趙州狗子佛性無，深更夜半月輪孤，南山鱉鼻吞香象，海底波斯誦梵書。咄！」
劉繼漢合宅請上堂。「時逢三九連天雪，凍的烏龜變作鱉。東土西天總不知，狸奴白牯更饒舌。不饒舌，踏著秤錘硬似鐵。」
受沙彌戒，護法高魁請上堂。僧問：「巍巍寶座，傳演毘尼，諸人進戒得何三昧？」師云：「速禮三拜。」進云：「此戒如何奉持？」師云：「是事如是持。」進云：「持後是若何？」師云：「直超佛地。」進云：「謝師慈悲。」師云：「莫將赤土作硃砂。」乃云：「此衣如來親口宣，迥超俗服越塵寰，忍辱倍增功德具，人天恭敬種福田。」舉起拂子云：「諸賢者還見麼？優波離尊者現在龜毛頭上舒種種玉毫神光，說波羅提木叉大戒，於斯明得，七遮八難盡得消忘，五逆十惡悉皆殄滅，到這裏天龍鬼神同被威光，僧俗男女齊登戒品。且道報恩一句又作麼生？共持清淨無為化，仰體寰中太極春。」
臘月八日，趙國器請上堂。「今朝臘月八，凡聖齊抹煞，不拈雲門餅，不舉趙州茶，有人來請益，舉棒驀頭拶。」復舉：「世尊夜睹明星悟道，仰面歎曰：『奇哉，奇哉！人人俱有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會得。』這箇老漢雖然傾心吐膽一一告報，正眼觀來也是夢中說夢。且道還有知恩報恩者麼？」拈一瓣香，云：「年年此日一爐香，供養靈山大法王。」
張顯吾請上堂。「年年今日慶初八，目擊道存路不遐，果是昔時曾悟得，臘梅枝上結冬瓜。」
恒如請上堂。僧問：「東風連夜發，西嶺碧梅開，如何是今佛放光明？」師云：「崖前石筍露。」進云：「如何是助發實相義？」師云：「嶺後老猿啼。」進云：「恁麼則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師云：「路頭在甚麼處？」僧喝，師云：「無地頭漢。」乃云：「日暖風和百草芳，法身全體露堂堂，枝頭不住傳春令，懵懂依然在醉鄉。」舉：「古人云：『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若即聲色言語求道真體，正是撥火覓浮漚；若離聲色言語求道真體，好似含元殿裏問長安。總不恁麼，畢竟如何？」以拂子揮一揮，云：「梅逢臘去腮垂玉，鳥遇初春自在啼。珍重！」下座。
明空和尚請上堂。以拄杖向前打一圓相，云：「雖然築著磕著，未免拖泥帶水。」復以拄杖抹卻，擲下，云：「拋卻棒，泯其跡，仔細觀來更是誰？噓！噓！」下座。

成方請上堂。「雨下地濕，天晴土乾，花開日暖，葉落風寒。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以手撫按，云：「只要諸人著眼看。」
元旦，高陞請上堂。問：「岸柳聞風開夢眼，巖梅見日發新花，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爆竹一聲催臘去，梅花幾點送春來。」進云：「如何是慶讚一句？」師云：「日日香花夜夜燈。」進云：「彌勒菩薩即今說甚麼法？」師云：「天上地下。」僧禮拜，師云：「也是土上加泥。」乃云：「日暖融和萬象豐，五雲呈瑞吐光濃，展開無相毘盧印，氣轉洪鈞法運通。」豎拄杖，云：「見麼？彌勒內院樓閣門開，慈氏菩薩轉大法輪作獅子吼，普告大眾：『十方如來同遊華藏之門，共樂真常之道，與汝諸人頭頭相觸、步步相踏，佛與眾生一音酬唱無有間然。』果然與麼會去，丹霄武步共享太平。且道慶祝新春一句又作麼生？」遂拈一瓣香，云：「百料千方酬不盡，一爐香爇祝能仁。」
解制，上堂。問：「單刀直入即不問，收兵罷戰是如何？」師云：「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還唱太平歌。」進云：「將主已歸寶帳內，三軍何處去安排？」師云：「無生國裏。」乃云：「有始、有終，有收、有放，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以拄杖打圓相，云：「若向這裏透徹去，一任橫擔榔栗，遊蕩天涯；其或未然，關津渡口有人索取草鞋錢，大須仔細。」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美亭大師為嚴得法師請上堂。僧問：「瑞亭和尚即今是生也？是死也？」師云：「兩處非存，中間不立。」進云：「畢竟在甚麼處？」師云：「痛處著傷。」進云：「如何是瑞亭和尚本來面目？」師云：「井邊樹下。」進云：「學人不會。」師云：「澆菜的澆菜，歇涼的歇涼。」乃云：「陣陣薰風動大地，飄飄法雨潤群蒙，其中有箇真三昧，拈向吾兄鼻孔中。」以拄杖擊案一下，云：「還聞麼？瑞亭和尚聞此法音，直上拄杖頭邊同音酬唱，從一鼻孔中流出無邊法界，從一界中能現無量法身，從一身中悉彰無窮妙用，從一用中皆放無量光明，從一光中湧出無量音聲，從一聲中廣演無盡妙義，復將無盡妙義、無量音聲、無量光明、無窮妙用、無量法身、無邊法界總歸一鼻孔中去也。汝等還信得及麼？於此信得，昔本不生，今亦不滅；其或未然，拄杖子與汝指箇落處。」良久，云：「不居人間與天上，山自高分水自深。」
暉洲昊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灤陽高山石佛禪院暉洲禪師語錄卷之二

記錄均霑

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十月十五日，高山白道子石佛寺信士王之煥、吳守高、院主明瑞等恭請。
結制，上堂。拈疏，云：「未離萬善，漏洩久矣；已至石佛，難已囊藏。還會麼？卻請維那對眾剖露。」指法座，云：「不秉釋迦慈父，非禮須彌燈王，頭頭常光現前，步步真風顯露。」喝一喝，便陞。拈香，祝聖畢，　次拈香，云：「佛祖同根，人天瞻仰，第三回拈出供養萬善堂上第一代上了下宗先師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維那白槌畢，師云：「言中有響，句裏無私，還有覿面相酬者麼？出眾與拄杖相見。」僧問：「萬善堂前松柏翠，石佛殿內法雲飛，去此二途，請師指示。」師云：「高峰崖下爛石棚。」進云：「莫非是和尚奇特句麼？」師云：「不落兩頭。」進云：「畢竟若何？」師便打。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云：「無底缽盂口向天。」進云：「恁麼則閒殺人也。」師云：「汝還手忙腳亂。」進云：「也知和尚不肯放過。」師云：「自知較一半。」乃云：「全大機，顯大用，一微塵裏能藏百億須彌，百草尖頭流出無邊剎海，塵塵剎剎、在在處處總不離當人分上，故我先聖出世為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亦不過見性成佛，即今眾信檀越特請山僧重建法幢，舉揚宗旨，於此不敢囊藏八字打開一一拈出。」舉起拂子，云：「會麼？一處通，百處千處一時通；一處透，百處千處一時透。其或未然……」喝一喝，云：「當陽獨露真常劍，截斷千江水逆流。」維那結槌，下座。
任宗乾、趙進貴請上堂。問：「今日居士設齋，請和尚說法，有何利益？」師云：「種豆不生麻。」進云：「客來將甚麼接待？」師云：「入門一盃茶。」進云：「和尚說甚麼法？」師云：「車不橫行，理不曲斷。」進云：「靈山奧旨，迦葉親聞，石佛法令誰人得？」師云：「只汝不聞。」進云：「爭奈人人鼻孔撩天，箇箇腳跟踏地？」師云：「猶是寐語。」乃云：「今日檀信設齋，供養一堂羅漢，仍請山僧陞座說法。」以拄杖擊案一下，云：「大眾！這箇是有法說？無法說？諸仁者！試道看。若道有法可說，釋迦四十九年隨方演化，未曾說著半字；若道無法可說，古今尊宿鳴鐘擊鼓，聚眾上堂，豎拂拈槌又作麼生？」復擊一下，云：「若向這裏果然緇素分明，日費斗金，不為分外；苟能未然，筵前有齊，也少不的這一分。何故？不見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卓拄杖，下座。

美亭和尚領眾請上堂。問：「今日打七，所為何事？」師云：「證龜成鱉。」進云：「從來箇裏無變改，為甚麼烏龜卻成鱉？」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拶碎虛空，掀翻大地，還得箇伎倆麼？」師云：「賊過張弓。」乃云：「今朝正起七，一段好消息，門外石羅漢，參學事已畢，悟者一任悟，迷者一任迷，賢者賢兮愚者愚。」喝一喝，云：「當機覿面無回互，提起眉毛亦是遲。」

羲暉請上堂。「月前數九，霜飛寒抖擻；月後數九，花開綻梅柳；正數九，凍落虛空顛倒走。大千沙界絕驅馳，枯木堂中獅子吼。吼吼吼，蝦跳何曾出得斗？」

王養粹請上堂。「泥羅漢前仰後合，石菩薩東倒西歪，禪衲子顢頇頑頑，小沙彌莽莽鹵鹵。諸佛心印，祖師密訣，秘魔放下手中杈，石鞏架起千鈞弩。參！」

王之煥、吳守高請上堂。「恁麼恁麼，煙翠鳥啼楊柳岸。不恁麼不恁麼，釣魚人臥玉蘆灣。不恁麼中卻恁麼，楊柳岸啼煙翠鳥。恁麼中卻不恁麼，玉蘆灣臥釣魚人。於此明得，三頭六臂。於此不明，天上人間。畢竟如何？」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示眾，上堂。「朗然寂照，廓落無邊，盡十方總是一箇清淨身，滿大地無非是箇正法眼。汝等諸人向甚麼處著足？於此洞明，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從前無明業識一見冰消，如斬一綟亂絲，一斬一齊截斷。趙州道：『我見千百億箇盡是覓作佛底漢子，於中覓箇無心人難得。』雖然如是，告報猶欠一著在。何故覆？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喝一喝，下座。

普博大師請上堂。「世尊拈出，迦葉漏洩，殃及後代兒孫，箇箇呈醜美拙。君不見，綠楊處處醉春風，黃鳥聲聲啼不徹。」

純湛請上堂。「湛湛瀾瀾一派清，何須海外覓滌聲？豁然踏破澄潭月，一道寒光亙古明。且道不離當處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鶴飛千點雪，龍起一潭冰。」揮拂，下座。

歐陽泰延生，請上堂。「一陽復始日初長，特地登堂為舉揚，昨夜東風行正令，西園梅放兩三行。」拈起拄杖，云：「會麼？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荊棘林中直過，紅塵堆裏橫身。風后先生即今現在，汝眉毛尖上一一重添算籌，福亦如是、壽亦如是，我今為汝保任終不虛也。」擲拄杖，下座。

祥光領眾請上堂。「寒梅破雪，凍柳舒眉，風鳴琴管之音，鳥哢笙簧之調，漁父謳歌，樵人鼓舞，一一為汝諸人助發實相之弘機，顯耀真宗之大用。於斯明得，乾達婆王退身無路；苟或未明，且向紅罏邊識取。」

火箸院主明瑞請上堂。「殘臘方已盡，春氣復和融，翠柳黃鸝囀，荒田煙霧重，透出聲色外，識取主人公。雖然如是，透聲色一句又作麼生？」豎拂，云：「金鱗遊海底，鴻鴈唳長空。」揮拂，下座。

朗空和尚請上堂：「一不成，二不是，眼聞聲，耳出氣。且道鼻孔在甚麼處？咦！拋卻金剛圈，莫爭鐵蒺藜。」

上堂。「悟處無迷，迷處無悟。迷悟兩忘，虛空骨露。木馬踏翻洋子江，泥牛拶碎珊瑚樹。」

解制，上堂。問：「人人有條古路，為甚麼踏不著？」師云：「含元殿裏覓甚長安？」僧進前一步，師云：「猶是枷上添鎖。」進云：「逍遙去也。」師云：「更有人索飯錢在。」乃云：「人人擔著一付屎腸，東行西撞，卻不知裏邊更有一條活路。若覷得見，處處通衢捲舒自在；若覷不見，觸途未免成滯。」高聲云：「諸仁者！還識活路麼？肯諾不得全，卸卻方為妙。」

暉洲昊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盛京奉天府華嚴寺暉洲禪師語錄卷之三

侍者明宗錄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端月望日，眾護法楊芳聲、穆夢奇、劉顏明、杜宗茂、田九成、李祖隆、韓正照、佟望年、馬三貴、金國棟、文自成、李登科、韓得貴、楊進忠、郭景榮、沈榮祥、邵成德、　僧錄司王師元、僧綱司徐寬習、院主寬萬等，恭請住華嚴禪院開堂。上堂。拈疏云：「千佛命脈、諸祖根源盡在裏許，會麼？卻請維那高聲敷揚。」宣畢，指法座云：「這條古路人人皆有，箇中還有略通線徑者麼？若無，山僧當面謾汝去也。」遂陞座，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昔年盤山會裏最初打成一片的消息，今日華嚴堂前不免對眾說破，第四回拈出爇向爐中，耑為供養天津放生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代上了下宗先老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林燦和尚白槌畢，師云：「吹毛橫按，誰敢當鋒？還有不避危亡者，出眾與拄杖相見。」僧問：「一句當陽驗主賓，一番提起一番新，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黃金殿上禮當今。」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寶殿龍樓登九五。」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三岔路口問關津。」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巍巍獨坐太雄峰。」進云：「賓主四句蒙師指，百尺竿頭是若何？」師云：「看腳下。」僧擬議，師打云：「漆桶不快。」乃云：「時逢仲夏，炎日舒長，萬卉競顏，千花鬥色，遊魚躍浪於蓮叢，翠鳥齊歌於喬木，頭頭悉顯，法法全彰。昔日老古錐四十九年說圓、說頓、說正、說偏，未曾說著半字，且道作麼生說箇彰顯的道理？」卓拄杖云：「掀翻大海方知水，踏碎須彌始見山。」維那結槌，下座。

李祖隆請上堂。「若論佛法二字，山僧未出雄關，拄杖子早已發露了也。及乎到此，清風浩浩、明月輝輝，箇箇目睹耳聞，為甚麼不會覆？到這裏，總然說得諸天散彩、帝釋獻花，與自己生死分上全沒交涉。不見道：談盡世間玄妙語，不如口掛碧崖峰。」

劉顏明請上堂。「祖師真妙訣，分明與君說。綠水遶青山，金風拂白月。」

馬三貴請上堂。「今朝二十八，祥瑞滿天涯，寧遠和尚到，揚塵又撒沙。大眾！既是和尚到來，為甚麼揚塵復撒沙？」以拄杖擊案一下，云：「添人多助力，錦上更舖花。阿呵呵！」下座。

佟望年請上堂。僧問：「梁武殿前道不識，少林山下嘴嚧都，昔年曾脫雲門棒，卻到而今作畫圖。如何是佛？」師云：「東村孟八郎。」進云：「如何是祖？」師云：「西庄胡大嫂。」進云：「恁

麼則千處不從他處會，頂門流出始方親。」師云：「見者依然還不是。」進云：「不是箇甚麼？」師云：「休瞌睡。」乃云：「祖與佛，佛與祖，覿面相呈無可睹，等閒拋向人面前，面前一一任君數。九九八十一，五七三十五，八兩元來是半斤，大虫本是山中虎。」喝一喝，下座。

僧錄司王師元、僧綱司寬習及八旗僧綱請上堂。「道非物，物非道，識得目前機，物物玄中妙。雲月溪山舌廣長，樹林花鳥通音耗。不是雲門詞，亦非妙普調。就中那箇是知音？露柱燈籠呵呵笑。」

杜宗茂領眾請上堂。「華嚴有一語，分明為君舉。不是趙州無，亦非雲門普。千聖莫能測，萬靈提不起。若問意如何，眉毛是兩縷。」

田九成請上堂。僧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云：「不是闍黎問，老僧及乎忘卻。」進云：「情知和尚不會。」師云：「劍去久已，爾方刻舟。」進云：「如何是睹面相談事？」師云：「今年雨水多，稼穡甚茂盛。」進云：「某甲不會，請和尚更道一句。」師云：「子粒成熟秋後看。」復云：「會麼？」僧罔措，師云：「鈍根，連庄稼也不知。」乃云：「子粒成熟秋後看，物物何曾有餘欠？信手拈來呈似君，盡力承當只一半。且道是那一半？露柱撞倒燈籠，山門走入佛殿。」卓拄杖，下座。

趙門賴氏請上堂。「桂月風清徹曉天，秋深葉落滿山川，欲知初祖西來意，花綻東籬鳥語玄。」

屈海會、金國棟請上堂。師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是如何？』州云：『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云：「這箇老漢雖然善接來機，未免境上作活計，難為者僧未得了脫。山僧今日也無茄子可栽、也無冬瓜可種，麵觔豆腐、白麵饅頭滿盤托出。若向這裏道將一句來，一任汝諸人橫嚼豎咬；若道不得，也較睦州一半。」

趙國雄、金濟遠請上堂。師乃舉：「乾峰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乾峰遂喚維那云：『來日不得普請。』」師云：「一箇猛大虫，撞著焦尾虎，雖然棋逢對手，未免驚群動眾。檢點將來，乾峰、雲門也是睜眼說夢。何故噇？臨濟喝如雷奔，且道落在第幾？德山棒似雨點，是放過？不放過？碧眼胡僧未至此土，一杓惡水早已潑出，及乎到來，波濤遍地。」卓拄杖云：「箇中還有不避這杓惡水者麼？」喝一喝云：「鋼圈鍛出從君看，豈把金錘度與人？」

王道遠請上堂。「道不遠人，人自遠矣。四海澄清，乾坤皎潔。萬法本寂寥，為人心不歇。心若歇，那箇青山不掛月？」
古林和尚請上堂。師纔至法堂，忽然澍雨，僧問：「久雨不晴是如何？」師云：「老僧也疑伊。」進云：「龍王也須喫棒。」師云：「且放過一著。」進云：「和尚棒教甚麼人喫？」師云：「汝在此作麼？」僧喝，師驀頭一棒，云：「雲消霧散，杲日當空。」進云：「恁麼則輝天鑑地去也。」師云：「也未免托泥帶水。」乃云：「忽然風雷掣電光，滿空澍雨潤群芳，山河大地重增秀，湧出林泉一段香。今日古林和尚特請山僧陞座說法，到這裏無法可說、無道可談，恰似逼石女生兒、教雄雞放卵，更著老僧說些甚麼鄣？」良久，云：「鳳舞瑤臺光現瑞，龍騰滄海布雲霞，百般拈弄阿誰曉？體態風流出當家。」
信女杜實行請上堂。僧問：「暑往寒來即不問，夏末秋初是如何？」師云：「漸漸梧桐凋敗葉，聲聲鴻鴈報秋深。」進云：「恁麼則玉露灑時黃葉墜，金風吹散嶺頭雲。」師云：「秋空月朗千江靜，影落寒潭幾箇知？」乃云：「山僧連日事繁，甚是疲倦，盡力抖搜精神，一箇元字腳也無，更著老僧說些甚麼？若是諸佛心印、祖師密訣，亙古亙今、冬寒夏熱、春暖秋涼，一點也不曾謾，汝諸兄弟為甚麼不會？上來下去更要覓箇甚麼？汝豈不見：昨日夏，今朝秋，涼風深夜到床頭，梧桐不住凋殘葉，抱樹秋蟬叫未休。珍重。」下座。
趙門賴氏請上堂。「夏去秋來，葉落滿階，四時現成，何用安排？會麼？不見道：一塵一國土，一葉一如來。」
信女儒人卜 門正見請上堂。「道即禪，禪即道，拈得金針失卻妙。禪非道，道非禪，青山依舊白雲邊。識的日用平常理，方知東土即西天。」
裴世勳請上堂。「若具頂門正眼，方明向上一路。明的向上一路，直下千了百當。且道如何是向上一路？」喝一喝，云：「三冬嶺上飛雲火，九夏長天降雪霜。」
李光先請上堂。「虎嘯龍吟，鳥飛兔走，面上眼睛，鼻下唇口，無二無二，分別鬨鬨，秖一哮吼，若非透過祖師關，空認木瓢作柳斗。」
金國梁、金國柱請上堂。問：「安居學道，城市山林那一處好？」師橫拈拄杖，云：「任汝那頭觀。」僧擬議，師打，復豎起拄杖，云：「說法不如這箇親，那論城市與山林？收來放去渾無事，一段風光亙古今。且道：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八角磨盤空裏走。參！」

姚家庄蘇居士暨合庄檀越請上堂。僧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請師說法。」師默然。進云：「這箇是世尊的？那箇是和尚的？」師亦默然。進云：「何不慈悲？」師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乃云：「老僧不吝與君說，世法佛法無間歇，欲識西來掣電機，掉棒打落天邊月。山層層，水疊疊，青松翠柏談般若，燕語鶯啼迥不同，盡是靈山真妙訣。」

張登雲請上堂。僧問：「淨照諸日作工夫，不知向甚麼處下手？」師驀頭一棒，云：「但恁麼。」進云：「今日得也。」師云：「汝得箇甚麼？」進云：「親蒙和尚賜棒。」師云：「不識痛痒在。」僧無語，師連打兩棒，云：「若是伶俐漢，果然；若向這裏會去，正是汝著力處。若是不唧溜，守著飯山餓殺、守著泉水渴殺，莫怪老僧不道。」卓拄杖，下座。

巴國臣、金世科、劉芳起、恍有功，請上堂。「紅塵遍地無人掃，深夜涼風秋月皎，恰似當年識的渠，又轉千峰過別島。不出門，也是草，何用東尋與西討？直下透出頂門關，不如休心歇去好。諸禪者，曉不曉？處處家山無價寶，等閒莫教老胡知，布袋和尚笑不了。」

僧綱司徐寬習及檀信佟有光、王重臣請上堂。師拈拄杖云：「赤灑灑，露堂堂，通身沒影相，遍界不曾藏，一道平懷無可說，諸人直下便承當。」橫按拄杖云：「莫將面上分輕重，踏著稱錘硬似鋼。」

郭景榮請上堂。「心無二用，事有千重，山翁閒不徹，村夫忙更庸。且道他忙箇甚麼？君不見，百穀盡上場，打稻又牽磨。」

楊芳聲請上堂。「今朝諸佛歡喜之日，衲僧自恣之時，冥府大赦幽關，天下設供蘭盆勝會，超度法界孤魂。為甚麼古人卻道：下無眾生可度？既是無眾生可度，不知今即超度底猶是阿誰？」良久，云：「明年依舊設齋筵。」

韓正照請上堂。問：「如何是祖祖相傳的心？」師云：「韓幹馬嘶青草土，戴松牛臥綠楊陰。」問：「如何是拄杖頭邊事？」師云：「百拶碎。」師拈起拄杖，云：「已入山僧手中喚作拄杖子，未入山僧手中喚作甚麼？」卓拄杖，云：「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復卓一卓，下座。

聞自成請上堂。師震威一喝，云：「一喝輝今古，誰敢當鋒觸？大地絕淆訛，處處超佛祖。超佛祖，是何物兮同遍普？胡張黑李暗沉吟，火裏蟭螟咬猛虎。」復喝一喝，下座。

信官屈大城、馬倪、楊芳名、李茂春、張九成、鄭文燦請上堂。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云：「老僧打退堂鼓。」進云：「作家宗師，今日罕

遇。」師云：「一句傷人六月寒。」僧進彈指云：「爭奈這箇何？」師云：「又來納敗闕。」乃云：「全殺活，行正令，超佛祖，越凡聖，有權有實，奪人奪境，趙州擎茶，東坡姓秤，昔人妙用舞三臺，未足神通為上乘。」舉拄杖云：「何似這箇木上座，也非凡，也非聖，這段風光無偏正，橫拈倒用任施為，令人觸著喪性命。」

上堂。僧問：「如何是天下不疑底事？」師云：「足下是實地，頭上是青天。」進云：「此意如何？」師云：「頭頭相戴，步步相踏。」乃云：「足下是實地，頭上是青天，大清國土裏，那箇灶無煙？」

上堂。「山疊疊，水潺潺，雲片片，鳥喃喃。」遂顧左右云：「今朝風雨急，葉落滿前川。」

解制，穆夢奇請上堂。「安居三箇月，萬事悉皆周，鉗槌高掛起，紅罏煙盡休。撒開布袋口，放出一群牛，繩鎖渾徹斷，東西任自由。且道收鉤罷釣一句又作麼生？」擲下拂子，云：「生涯不在絲綸上，穩坐蘆花一小舟。」

暉洲昊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三韓寧遠州地藏寺暉洲和尚語錄卷之四

侍者明宗錄

康熙歲次壬申年十月十五日，寧遠州大護法駐防佐領鄔爾都、楊文政，暨闔城信善人等，同院主成憲，恭請地藏寺冬季結制，上堂。師拈起疏云：「曲不藏直，真不掩偽，明明顯示，更莫自埋。」維那宣畢，以拄杖擊法座一下，震威一喝，云：「諸人於此會去，更不落二落三。」便陞座。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睹之眼睛枯，嗅之腦門裂。第五回拈出，爇向金爐，供養盤山古中盤正法寺上了下宗先師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徹元和尚白槌畢，師云：「真機獨運，截斷眾流；妙用全該，當陽顯示。箇中還有明眼衲僧，不妨出眾共汝商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春風浩浩，翠鳥喃喃。」進云：「恁麼則盤山嫡嗣，龍池曾孫。」師云：「放汝三十棒。」問：「古人云：『佛來也揮，祖來也揮。』既是佛祖，為甚麼卻揮？」師云：「賊不打貧兒家。」進云：「如何是殺人刀？」師云：「不斬死漢。」進云：「如何是活人劍？」師云：「令不重行。」進云：「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明甚麼邊事？」師云：「一狀領過。」乃云：「闡揚宗旨，事理全彰，正令當行，纖塵不立，方能露金剛之手，運老婆之心，處處拔楔抽釘，在在解粘去縛，百尺竿頭打翻觔斗，十字街前撒土揚塵，隨緣演化，到處利生，信手拈來，由心應用。且道當陽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云：「拶碎虛空渾沒事，大千沙界露全真。」維那結槌，下座。
天寧寺復宜請上堂。「日午當天，萬事周全。平常日用，米麵油鹽。」
住持夙獨請上堂。師舉：「祖師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師拈拄杖云：「這箇是揀擇底？是明白底？三祖大師傾心吐膽呈似諸人，且道那箇是不揀擇底漳？」良久，云：「易開始終口，難保歲寒心。」
復念請上堂。「有念生死續，無念落空亡。去此二途，如何進步？」以拂子敲香几，云：「北俱盧洲打鼓，南贍部洲上堂。」擲拂，下座。
生員馬負圖請上堂。「仰之彌高，不隔絲毫；鑽之彌堅，本自天然。瞻之在前，非聖非凡；忽焉在後，推門落臼。會麼？咄！見三下三，三三如九。」
暢弘續請上堂。「風來樹舞響琳瑯，鳥噪聲歌演妙香，多少遊人頻側耳，知音元不在宮商。」舉：「教中云：『我意難可測，亦無能

問者，無問而自說，稱讚所行道。』所以諸佛同源、諸祖共傳，自悟妙覺真如清淨本然，不與世間文字所同，方知佛祖眾生性相平等，不受五陰生死羈縛。假若意識情解，猶如敲冰覓火、蒸砂作飯，都無實處。總然讀盡世間文字，只圖一時口滑，過後何堪？諸人者總不如休去歇去好。且道平常一句又作麼生道？」顧視左右云：「各按生涯弘聖道，莫聽閒人說是非。」

蘊無請上堂。「老漢從來無別禪，搬柴運水與耕田。雖然一段平常事，覷得分明見者難。見不難，急耳觀，犛牛煙鎖綠楊邊。」

梁銘章請上堂。僧問：「教中云：『三世諸佛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未審經從何處出？」師云：「親言出親口。」進云：「佛能演化，法能示人，誰先？誰後？」師云：「纔過初一，復是十五。」進云：「即色即空，二乘見解；非色非空，是甚麼人境界？」師連打噓噴，云：「老僧今日傷風。」僧罔措，師打云：「是箇漆桶。」乃云：「也非色，也非空，處處著衣喫飯同，撥土揚塵無覓處，扶桑依舊海門東。」

信女李門李氏請上堂。「箇裏圓明，純然清淨，本無毀犯之名，那有人我之相？只因眾生業識紛然，迷失自性，妄生種種妍醜之質，從古至今遷流不息，但能一念回光返照，直下便同諸佛，聖號凡名何處安著？男女之相何處分別？不見法華會上龍女獻珠即成正覺，此土靈照一念心空直超三界，豈不是回光返照底模範？當知水流風動總是真如，鵲噪鴉鳴無非佛事。」豎拂子，云：「會麼？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之地易為春。」

趙自明、趙奇俊請上堂。問：「盡大地是箇火坑，作麼生跳？」師云：「闍黎。」僧應喏。師云：「作麼生跳？」進云：「也知和尚婆心太切。」師云：「知恩者少。」乃云：「頓悟心空萬慮忘，更無毫髮可商量，而今隨分些些納，覿面拈來為舉揚。大眾！還見麼？今日大雪嚴寒，箇箇寒毛卓豎。」

高登雲、孫光先請上堂。一僧纔出，師云：「且住。」僧擬議，師打退，乃云：「道由心悟，不在問荅。眼色耳聲，心思意筭，與之此道，遠則遠矣，但能識心達本，返照回光，他時日後自有些相應去在。總然眼前學底玄談妙句，與自己本地風光全沒交涉。所以道：凡聖情盡，善惡兩忘，事理不二，真實道場。」

郭毓榮、郭毓文請上堂。「遼外秫米烏喇蔘，食來壯力又壯筋。」卓拄杖，下座。

魏門田氏請上堂。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不得女子定？」師云：「只為他是七佛之師。」進云：「罔明是初地菩薩，為甚麼出得女子定？」師云：「只為他是初地菩薩。」進云：「弟子初參，請師直指。」師云：「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

生。」乃云：「是定非定、是出非出，文殊、罔明切忌問卜 ，鎮州大蘿蔔依舊長深土。」
錦州知縣劉允恭及亮庭大師、天璽大師請上堂。僧問：「西來密訣即不問，如何是主人公？」師云：「讚者則喜，謗者則嗔。」進云：「恁麼則和尚認賊為子也。」師云：「汝又作麼生？」進云：「讚者則喜，謗者則嗔。」師云：「咬人屎橛。」乃云：「相逢睹面喜容容，達者方知格外宗，一句迥超凡聖路，箇中誰識主人公？箇箇眼能觀色、耳能聞聲、鼻能嗅香、舌能談論、身知寒暑、意能分別，各有所執，主人公在甚麼處？」舉起拄杖，云：「若喚這箇作主人公，也是認賊為子、喚奴作郎；若喚這箇不是主人公，猶是捨父逃逝、向外馳求。且道畢竟作麼生？」喝一喝，云：「若擇水乳，須是鵝王。」
李魁英請上堂。「木馬踏碎須彌，泥牛耕破海底。」以拄杖畫云：「若向這裏覷得破，也未具衲僧正眼。且道如何是衲僧正眼？半夜穿花針。」
高有才、李君表請上堂。舉：「古德云：『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漆漆、明歷歷，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古人大似向虛空裏著楔，且道喚甚麼作一物？既是在動用中，為甚麼又收不得？」擊拂子，云：「果向這裏出隻手，無量劫不異今日。今日不異無量劫，也不被十二時所轉，量周沙界，壽等虛空；其或未能，今朝正是臘初三，切莫忘卻。」
田門丘氏、趙門商氏請上堂。「今朝臘月初五，忽聽椎鐘擊鼓。山僧拽杖上堂，並無一法囑咐。欲識祖意西來，野鵲穿梅戲舞。九九八十一，五九四十五。任君從頭算，戊己原屬土。」
信官趙起蛟、施朝鳳請上堂。問：「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未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師打，云：「向這裏會去。」進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云：「也是王四郎襍頭。」乃云：「法身清淨亦無比，露柱燈籠相共語，三腳蝦蟆飛上天，撞斷東海烏龍脊，分水夜叉擊一槌，晴天平地轟霹靂，須彌頂上浪滔天，九曲黃河乾到底，疑殺東村王大伯，看來原是胡張李。」
臘月八日，護法、駐防、佐領鄔爾都洎合宅親屬眷等受三自歸，請上堂。僧問：「萬法歸一，一皈何處？」師云：「老僧在盤山紫蓋峰東川親折一條山京拄杖，上下長七尺五寸。」進云：「鄔護法合宅受三自歸，和尚與伊先受那一歸？」師驀頭一棓，云：「先受這一歸。」進云：「歸依三寶有何功德？」師云：「高車駿馬橫門外，朝罷歸來坐錦堂。」進云：「恁麼則三寶地中親植得，九朝門外奪高標。」師云：「若非親著力，爭得掛黃金？」乃云：「大人

具大志，大根成大器，故我釋尊勤修三祇，末後雪山六年苦行，至臘月八日忽睹明星豁然了徹，方為天上天下第一班首。長慶坐破七箇蒲團，臨濟連喫三頓痛棒，堪作人天眼目。汝等諸人若是英靈漢，聞山僧恁麼道，果能憤志，如猛烈將軍出寨一般，將魔軍一時戰退，鞭敲金鐙，齊唱凱歌，灑灑樂樂，歸家穩坐，豈不快乎？珍重！」下座。

宋天祿請上堂。「風息浪靜，一光普照萬象；頓悟心空，大千不隔毫端。本來一道清虛，凡聖性相平等。所以，淨法界身元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無窮。大眾！還知世尊悟處麼？梅花乍放驚人目，添的黃鸝話更多。」

信官白崇祿請上堂。「山僧有箇古公案，未曾舉似諸人，今日布施大眾。」高聲云：「會麼？東序一僧鼻孔短，西序一僧眉毛長，阿呵呵，笑殺人。」

元旦，夏守祖請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八角磨盤空裏走，狸奴白牯卻知有，蝦跳何從出得斗？新婦騎驢阿公牽，為伊獨尊遍大千，明明報與參禪客，曠劫今朝無兩般。」

趙國柱等請上堂。「春日春天裏，春來喜更多。春光春色照，春暖春氣和。春雷驚春夢，春雨潤春萼。春老行春令，春童唱春歌。恒河沙數劫，一曲演摩訶。」

正月十五日，監院請上堂。「正月半，元宵節，火炮輝空連天熱。敲落須彌嘴半邊，海神忙叫疼不徹。徹不徹，掉棒打落天邊月。參！」

解制，上堂。「春風遍暖，四野煙濃。萬里芳草綠，千峰花樹紅。黃鸝宛囀，俊鷂騰空。九旬安居已竟，百日佛事周隆。衲僧未莊包裹，猶如將軍建功。腳尖趯出報化佛，倚天長劍果磨礱。」喝一喝，下座。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無射上旬重陽日，三韓中後所內務府筆帖式石有用及眾鄉紳恭請住剌兒山朝陽寺，至丙子年孟夏望日結制上堂。師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不假造作，本自天然，第六回拈出供養灤陽澤它萬善第一代了宗先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維那白槌畢，師云：「一不成，二不是，睹面相呈，已成鈍置。還有本色衲僧麼？不妨出眾證明。」僧問：「山花舖地錦，澗水綠如藍，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山深松檜廣，路曲客來稀。」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連夜風吹花落盡，頻呼行者掃丹墀。」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峰高路遠絕方信，斷首烏龜腳指天。」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滿院榴花香撲面，游蜂不住亂爭妍。」進云：「恁麼則不到朝陽之地，焉知臨濟家風？」師便打，乃云：「剌兒山子長城邊，胡漢

交參話正偏，秦令已行今古格，樓臺煙鎖角聲連。且道：此四句語是賓？是主？是正？是偏？於此辯得，凡聖同居，今古無二。雖然如是，不立凡聖、不落古今又作麼生？」良久，云：「遼河水闊連天碧，剌子山橫宇宙寬。」維那結槌，下座。

護法石有用請上堂。「父母未生前，有箇本來面，分明舉似君，問君薦不薦。且道如何分明底事？」揮拂子，云：「廚庫連僧堂，山門對佛殿。」

儒人石門傅氏等請上堂。僧問：「千峰秀色，遍地花開，格外玄機，請師直指。」師云：「高著眼。」進云：「當陽無物呈師座，陣陣香風滿法床。」師云：「猶是箇裏底。」僧罔措，師云：「將為販蔘客，原來買菜人。」乃云：「炎天日暖，遍地花開，雲淡風輕，千峰秀色，所以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即今節屆仲呂，且道彰箇甚麼？忽然一陣風雷澍雨，箇箇面前一片清涼，秔秈稊瑞，嘩樹呈祥，百穀豐稔，調和萬民，了無饑色，也不可作世諦流布，也不可作佛法商量，畢竟作麼生即得？」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中元節，上堂。「十五日已前，炎天暑熱，魚躍蓮叢。十五日已後，金風漸爽，山色凄涼。正當十五日，金鐘連吼，玉磬長鳴。於斯會得見聞覺知，頭頭是妙，步步歸宗，總是本地風光，無非當人正體。其或未然，今日正當中元節令，處處慶讚水官，莫要錯過時光好。」

暉洲昊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暉洲禪師住三韓寧遠州地藏寺語錄卷之五

記錄(恒如　文學)

康熙三十六年歲次丁丑十月十五日，院主成憲、駐防佐領鄔爾都及闔城檀越等，恭請住寧遠地藏禪院傳戒參禪。上堂，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盤根錯節，聲價難酬，第七回拈出爇向爐中，耑為供養盤山古中盤正法寺上了下宗先師，用酬法乳。」斂衣便座。徹元和尚白槌畢，師豎拄杖云：「世尊拈出，迦葉漏洩，箇中還有通這消息的衲僧麼？」僧出便問：「釋迦三昧，迦葉不知，和尚三昧，甚麼人知？」師云：「夜半木童穿鞋去，天明石女戴帽歸。」進云：「恁麼則學人禮拜有分也。」師云：「非汝境界。」僧罔措，師云：「可惜許。」乃云：「昔日老古錐開百千法門、設種種方便，無非教人明得向上這一著子。大眾！誰是少這一著子的漢？若道人人本有、各各不無，為甚麼問著諸人舌似扁擔、眼如流星？作麼生又明得這箇道理去？」以拄杖打圓相云：「大眾會麼？若向這裏緇素分明，那論持戒毀戒、地獄天堂、魔宮佛國？總向這裏一一了也。雖然如是，試羯磨看。」維那結槌，下座。

生員馬負圖、劉貴臣請上堂。僧問：「若人轉物即同如來，面前境物作麼生轉？」師云：「東邊是僧，西邊是俗。」進云：「如何是東邊是僧，西邊是俗？」師云：「光頭的光頭，戴帽的戴帽。」士問：「達磨西來意不問，如何是仲尼之道？」師豎起拂子云：「會麼？」士云：「不會。」師云：「吾無隱乎爾。」進云：「如何是達磨西來意？」師云：「南園梅，北園柳。」士罔措，師云：「時節也不知。」乃云：「寧城此際建法幢，曲澗峰巒古韻彰，琴管聲歌誰薦得？石人雙耳聽宮商。不是西天梵語，亦非仲尼文章，畢竟如何？」良久，云：「今日天寒，明日與汝商量。」

授沙彌戒，內務府筆帖式石有用請上堂。「諸仁者！還知今日祥瑞麼？十方如來、諸大菩薩同一門而出，各陞獅子寶座，一音演唱，敷揚毘尼。即今現前，或僧、或俗，或男、或女，乃至天龍八部、一切鬼神，情與無情，悉皆聞聲，盡得其戒，各證無生法忍去也。忽然從龜毛頭上跳出一箇無面孔的漢來，攔胸便問：既然與麼，今日椎鐘擊鼓，集眾上堂，一伸一問，拈椎豎拂，又作麼生？山僧到這裏，有理難伸，無言可對，只得口掛壁上。幸得木上座在手，驀頭一棓，嚇得那無面目漢赤身[跳-兆+孛]跳，倒騎山門，走入佛殿，揚聲大叫。雖然與麼，未會向上事在。大眾！出來道道，看那箇是向上事漢？莫非傳演毘尼是向上事？石護法設齋是向上事？鳴鐘擊鼓、聚眾上堂是向上事？拈椎豎拂、一問一答是向上事？」以

拄杖打圓相，云：「果然於此會得，十方如來、諸大菩薩與汝諸人頭頭相拶、步步相踏；其或未然，年來更有新條在，腦亂春風卒未休。」

不琢和尚請上堂。僧問：「古人云：『有時拈椎豎拂即得，有時拈椎豎拂即不得。』拈則是？不拈則是？」師云：「總不離老僧手裏。」進云：「拈與不拈、總不恁麼是若何？」師便打。師豎起拂子云：「恁麼恁麼，正是腦後加楔、眼裏添砂。」擲下拂子云：「不恁麼不恁麼，亦如敲冰覓火、緣木求魚。且道地藏恁麼告報諸人，何異身外尋身、夢中說夢？誰能識的？道無迷悟，發證由師，運萬行之因、圓一身之果，或深藏於窮谷、或遊化於諸方、或幽棲於殿閣重樓、或靜隱於茅堂小室，循途得貴，漸悟心源。到這田地，直須囫地一聲、桶底脫落，方能鑒地輝天。」震威一喝云：「出群原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將相才。」卓拄杖，下座。

冬至，天璽請上堂。「向陽之地春先到，近日崖前發早梅，歷歷分明無缺欠，何須特地更安排？有指示，莫疑情；無指示，話先乖。百草頭邊渾漏洩，一毫端上現樓臺。」

彌陀聖誕，爵軒恒如請上堂。「孤松嶺秀，岸柳含煙，鳥棲幽林，鶴鳴霄漢。若是家裏人，便說家裏話，方知家中事。且道誰是家裏人？家中更有甚麼事？」顧左右，云：「即今彌陀如來現在說法、現在度生，令汝箇箇福慧無盡、壽量無窮，得大辯才，自在無礙。還信得及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錦州住持寂謨、檀信楊林翰請上堂。「釋迦未出世，達磨不西來，人人常光現前，箇箇超今越古，本無毘尼可傳，那有佛法可示？及乎釋迦出世、達磨西來，拈椎豎拂、立主立賓。若向釋迦未出世已前為人，墮在那邊；若向達磨西來後為人，落在今時；若總不恁麼，又坐淨潔坑裏。眾禪德！作麼生即得？」良久，云：「風雪交加特地冷，歸堂且向火爐邊。」

蘊無、天真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云：「莫要忘卻本參。」進云：「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云：「拖死尸的是甚麼人？」進云：「如何是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師云：「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乃云：「窮玄究妙，望空祈告，拈今舉古，揚塵撒土，二途不涉，誰是知音？」喝一喝，云：「若向這裏會去，非但超今越古，現在參學事畢。」

不大師請上堂。「陽回氣轉，日麗風和，林下生涯，若為舉似？瞌睡漢纔下單頭，便覺暖生臘退，梅綻春來，岸柳垂絲，萌芽出土。所以，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如何是自彰底道理？汝等見麼？滿院馨香關不住，南園又放兩三枝。」

本州李護法、信官宋護法請上堂。問：「一陽復始，萬物生輝，二陽發動，沾恩有幾？」師云：「目前背後。」進云：「恁麼則凍柳垂青方覺嫩，寒梅纔放透馨香。」師云：「好箇消息。」乃云：「梅放南枝呈舊面，冰消北岸發新波，當機更問西來意，煙柳飄飄鳥語多。」

燈節，義州住持德興請上堂。僧問：「三陽開泰即不問，五谷豐登是如何？」師云：「天下樂昇平。」進云：「洪鈞氣轉，鳳曆陽回，如何是萬物發生之意？」師云：「處處綠楊鶯囀滑，家家門首月燈輝。」進云：「恁麼則大地沾光去也。」師云：「為甚麼汝面前黑漆漆？」乃云：「向上一路，匝地普天，築著磕著，越聖超賢。」以如意擊香几，云：「當陽獨露無生旨，一曲昇平樂太年。」

暉洲昊禪師住永平府樂亭聖嚴寺語錄

侍者(玫聲　悟真)記錄

康熙歲次辛巳大蔟中澣八日，樂亭縣吳家林監院爵軒徒理會，洎本寺護法檀越高聚善、蕭陳舜等敦請住聖嚴寺參禪傳戒，至姑洗望旦上堂。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舒之則離婁莫覩，捲之則法界難藏，第八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萬善堂上了宗先師，用酬法乳。」斂衣就座，維那白槌畢，師云：「相逢覿面無餘事，只要時人正眼開，果有仙陀會裏客，不妨出眾舞三臺。有麼？」僧問：「鉗槌密運，煆鐵成鋼，展演毘尼，群機普利即不問，如何是覿面相呈的事？」師驀頭一棒，進云：「不到場中親負命，焉能棒下解無生？」師云：「且緩緩。」問：「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法身體？」師云：「庭前金線柳。」進云：「如何是法身用？」師云：「殿後碧桃開。」進云：「體用雙彰是如何？」師打，乃云：「最喜清和三二月，露花煙柳鬥芳烈，青山盡得解無生，浩浩圓音沒差別。到這裏有甚東土西天、南窟北穴？盡大千總是戒壇，遍十方皆一寶闕。會麼？箇中無是不毘盧，處處總成華藏界。」維那結槌畢，卓拄杖，下座。

信官劉可富請上堂。僧問：「泥牛踏翻澄潭月，驚起金烏半夜紅，東土西天即不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海底泥牛吼震天。」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石火星飛鼻孔穿。」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廣博無遺應用全。」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猢孫正睡覺。」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鐵蛇橫古道。」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枝頭寒

鶴噪。」進云：「臨濟宗猷振千古，庭前柏子邁常倫。」師云：「水流風動任宣揚。」乃云：「撥轉天關，掀翻地軸，這段風光，阿誰不有？庵主豎拳，百丈展手，孤山栽梅，彭澤種柳，任伊妙用與神通，依舊舌頭不出口。」

蕭陳舜請上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豎拂子，云：「見麼？不見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且道：既是無隱乎，為甚麼人人不悟？若向這裏會得，更不被之乎者也換卻你眼睛。」擲拂，下座。

恒如請上堂。僧問：「狸奴白牯即不問，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事如何？」師云：「野闊牛羊同雁鶩，天長草樹接雲霄。」進云：「清風吹面冷，春意點花容。如何是萬物齊彰的意旨？」師云：「猢孫上樹尾連顛。」進云：「恁麼則頭頭西來意，物物祖師心。」師云：「莫將瓦礫認琦珍。」乃云：「三春節屆，萬卉敷榮，正燕呢喃，馨風滿閣。且道山僧恁麼舉揚，還有為人處也無？」以拂子揮案，云：「尋冰寒不見，避暑熱偏多。」

張義公領眾請上堂。「瑞氣遶精舍，煙光射遠村，雲堂鳴法鼓，獅象宣華文。人天悉瞻仰，大地沐深恩，龜毛橫宇宙，兔角吞乾坤。」以拄杖打圓相，云：「宇宙山河被他吞卻，爾等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良久，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喝一喝，下座。

寶三、福元等請上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道出身一句又作麼生？」震威一喝，云：「雲消山頂露，龍隱浪頭高。」

真然等請上堂。僧問：「一天雲月全無異，萬里溪山迥不同。在昔三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云：「十字街前碌磚。」進云：「秖如興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云：「剎竿頭上豎旗。」進云：「且道：出則是？不出則是？」師云：「乘風千汲浪，徒自鼓波濤。」進云：「和尚今日是為人也？是不為人也？」師云：「灤陽城畔水，自古向南流。」乃云：「不拈一物無一物，不是法身；不舉一念無一念，莫非本覺。崑崙自高，淵海元深，先哲恁麼建立，山僧如是拈題，且道：有指示？無指示？」一手撫案，云：「土曠人稀處，端的有知音。」

朗空和尚同元初請上堂。僧問：「一念超六度，彈指越三學，日禮千佛，功超幾劫？」師云：「珠輝玉潤。」進云：「清淨行者不般涅槃，破戒比丘不墮惡趣，是何意旨？」師云：「棗甘梨酸。」進云：「坐斷兩頭，中間不立，是如何？」師云：「汝非其人。」僧喝，師云：「果然虛頭。」乃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這段風光，阿誰境界？咄！洎合停囚長智。」

暉洲昊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暉洲昊禪師隨錄小參卷之六

記錄恒如

到玉田縣圓通禪院，金光先、蔡文魁暨眾檀信請上堂。僧問：「藍田種玉即不問，圓通消息為舉揚。」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恁麼則綠水波中從現瑞，紅蓮舌上復重光。」師云：「即今覿面已相呈。」進云：「法性海中為雨露，千華臺上起清風。」師云：「猶落第二頭。」問：「臨濟宗風即不問，西來大意請師宣。」師云：「臘梅吐玉蕊，寒鵲哢嬌聲。」進云：「人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云：「貧兒思舊債。」進云：「學人諸日參見知識不得入處，乞和尚直指。」師云：「老僧從來不曲說。」進云：「恁麼則火向石中取，冰從水上生。」師云：「海枯石爛，汝在甚麼處？」僧擬議，師打云：「鈍漢。」乃云：「海枯石爛盡，獨露法王身。青鬱鬱，碧林林，百草頭邊古佛心；孤迥迥，澄湛湛，三世如來全體現。井底蝦蟆吞月光，鯰魚咬破烏龜面，分水夜叉擊一椎，鐵嘴烏兒頻嗟歎。歎莫歎，老僧與汝重批判。」喝一喝，云：「白雲遶座飛，普請著眼看。」

天津衛放生院尼曇裔禪師、信士呂大純請上堂。慧濟和尚問：「慧印全提列寶珍，一番拈出一番新，爾今既坐盧能位，端的請師拂鏡塵。」師云：「表裏無私。」進云：「如何是放生境？」師云：「庭前蘭桂連枝秀，池內芙蕖帶葉鮮。」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游蜂對對穿花舞，弄蝶爭妍撲面狂。」進云：「自從識的枝頭意，花綻鳥啼總是春。」師云：「莫眼花。」乃云：「曇花異味豈尋常？妙裔離塵越眾芳，匝地氤氳盈宇宙，凌空瑞靄影斜陽。風吹石臼談三昧，鳥噪鴉鳴是道場，萬像森羅齊作舞，堆阜瓦礫悉生光。從來亙古無埋沒，一段真風處處彰。」以拂子打圓相，下座。

師住聖嚴寺閱藏期，郝交乾請上堂。僧問：「夏末秋初即不問，如何是聖嚴境？」師云：「鳥棲樹頭巢，犬守柴門臥。」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閑刈堂前草，勤澆園內花。」進云：「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千林黃葉墜，四野稻禾香。」乃云：「金風漸爽，玉露垂珠，遍地稼穡自成熟，卻被盧陵生機悟，米價高低任君酬，暑往寒來歸何處？歸何處？六六原來三十六。」

師住盤山古中盤正法寺西堂寮，眾請秉拂。「若論這一著子，猶如擊石取火、鑽木生煙，猛然金星發現，光明普照大千，無遮無礙、無正無偏，騰今貫古、越聖超凡，隨緣設席，化利人天。但要自己

腳跟下明得這一著子，不須東尋西覓，洗臉摸著鼻孔，喫飯咬著舌頭，方知達磨老漢航海東來，不曾謾人。」喝一喝，下座。
永平府地藏禪院眾新戒請小參。僧問：「世尊說法已十九年，未曾說著半字，今請和尚陞座，又說些甚麼法？」師云：「莫謗老僧好。」進云：「既無半字，為甚麼又有五千四十八卷？」師云：「莫謗世尊好。」進云：「恁麼則晴天霹靂靂，旱地起波濤。」師云：「早已沒頭沒額。」僧問：「古德云：『念佛一聲，漱口三日。』未審佛有何過？」師云：「真金雖貴，落眼成翳。」進云：「為甚麼又勸人念佛？」師云：「為止兒啼。」進云：「若有大根器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坐斷兩頭。」乃云：「若是這般語話，大似望空著楔、將肉剜瘡，箇箇鼻孔撩天、人人腳跟踏地，欲談則談、欲默則默，更要指示箇甚麼？若道本自現成，不假造作，為甚麼問著十箇，更有五雙不知落處？於此辯的分明，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把手共行，同一鼻孔出氣。苟能未然，更待來年蠶麥熟，羅候羅兒與一文。」
天津衛般若院眾新戒請小參。「臘梅綻，暖氣暄，楊柳翩翩舞翠煙，木童唱箇無音調，驚起泥牛吼破天。誰知臨濟正法眼，無端滅卻瞎驢邊？」喝一喝。
盛京楊家寺眾禪者請小參。「獨坐蕭然絕世塵，更無毫髮可呈君，欲知箇裏風光處，花笑鳥啼總是春。」
盛京楊家寺晚參。僧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如何是和尚的三昧？」師云：「飯罷經行摸瘦腹，閑遊松下捋蒼髯。」問：「如何是佛？」師云：「眉高耳長。」進云：「如何是祖師意？」師云：「少林山下雪齊腰。」乃云：「本自如如，何須特地？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草木、古今人倫，明明歷歷，一點也謾你諸人不得，更來這裏討箇甚麼分曉？欲知奧語玄談，都有十二分教註解分明，老僧又不是座主之奴。下去！」便歸方丈。
王愛民請小參。「向上一著，末後一句，到這裏總是撐天拄地沒量底道理，亙古亙今，明明歷歷，一點也埋沒不得。茲因諸人情識深厚，愛鎖纏縛，迷失自家珍寶，向他外邊馳逐。若是箇英靈漢，聞山僧恁麼道，從前無明愛鎖一齊頓斷，直下承當，更無他事。不見古人道：『打開自己寶藏，拈之不盡，用之無窮。』諸人面前如何施設？」喝一喝，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優婆夷實清請小參。「至理圓，沒拘束，逢場便作無生曲，聲歌古調遣誰知？露柱燈籠堪薦取。亦非佛，亦非祖，獨露堂堂無可睹，和身透出頂門關，大地山河無寸土。」
萬善為眾小參。「天寒地寒，處處安然；滴水滴凍，萬緣皆共。到這裏有甚閒工夫指示與人？總然徹底風光，未有衲僧氣息在。且

道：如何是衲僧氣息？」良久，云：「毒。」
元旦，小參。「一年春一度，一度一年春，莫非者箇事，何必更多云？不多云，八兩原來是半斤。」
早參。「欲學般若智，須發上品心，萬緣悉殄滅，何處不超倫？若道此箇法門別無奇路，只要發勇猛心，憤無上志，朝參暮究，究到無疑之處，豁然雲消霧散，明鏡當臺，胡來現胡、漢來現漢，表裏洞然，了沒瑕玷，向那十二時中灑灑樂樂，自管行將去，更有甚麼事？若不如是，非但一生空過了，就到驢年也難逢。」
晚參。「廓然無聖，一呼一應，蟭螟飛上梵天，老鼠走入油甕，不是法爾如然，亦非神通妙用。」良久，云：「本來一段閒田地，那堪缽柄重拈弄？」
授沙彌戒，顯奇請小參。師舉：「阿難入廛托缽，世尊曰：『當依七佛儀式。』阿難問曰：『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喚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托缽去。』」師云：「世尊見境發機，阿難聞風撲影。雖然一呼一應，賓主歷然，且道七佛儀式還有也無？」良久，云：「急著耳覷。」
公案橋，天仙院，小參。「草薿薿，花熳熳，風吹綠柳叢，露滴桃萼面，添的鷰鸝遶樹啼，聲聲漏洩春無限，嶺上石人笑點頭，千眼大悲覷不見。覷不見，蕩蕩皇風成浩瀚，萬別與千差，吾道一以貫。」
師住石佛寺，早參。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畢竟是箇甚麼字？」師云：「今朝臘月一。」進云：「意旨如何？」師云：「曆日甚分明。」進云：「明箇甚麼？」師云：「寒風徹髓。」僧擬議，師云：「時節也不知。」乃云：「八不八，以不以，箇中那事可堪比？滿天風雪骨毛寒，此是經題真意旨。」喝一喝。
尼性寶薦嚴，請小參。問：「萬物皆有無常，還有不遷的物麼？」師云：「舌頭在口。」進云：「生死海中依何為舟航？」師豎起拂子。進云：「如何是涅盤真心？」師擲下拂子。進云：「恁麼則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師云：「也是隨人腳跟轉。」乃云：「脫落皮膚達本源，一微塵裏遍三千，歸來不是兒孫事，自有神光照膽寒。與麼會得，舉起則千光共耀，放下則萬派歸源，須是大根大器方能明得這著子。所以，七珍八寶種種不從外得，總在當人分上。到這裏，人法雙忘、聖凡俱泯，非但閻王老子覷不見，就是千手大悲也摸[打-丁+索]不著。且道：畢竟在甚麼處墮？」良久，云：「寂滅光中舒妙相，九重天外吼真風。」
小參。「若向百尺竿頭進步，只須截斷腳下絲頭，方然得箇入處。若不如是，總然句意精通，未免墮坑落塹。且道腳跟下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云：「東勝神洲持缽，西牛賀洲應供。」

真空薦親請小參。「休把紅塵將自纏，挺然迥出更逢源，通身脫灑歸何所，三界遊來一念間。」
胡應魁為慈母請對靈小參。「正值重陽無射時，飄飄紅葉墮丹墀，當機莫問還鄉事，菊放東籬慰所思。」
尼元理為薦胞兄，請小參。「靉靉愁雲彌宇宙，飄飄霓雪落階前，其中有箇真消息，舉似亡靈作指南。」以拂擊案一下，云：「已逝于公還會麼？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百千剎土，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正當恁麼時，畢竟在甚麼處？」喝一喝，云：「東山雲接西山霧，南甸雪連北甸霜。」
杜文智為薦母請小參。「欲登上品，只須頓悟本性根源，直入蓮池，當下徹開塵勞羈鎖，方乃頭頭是妙、步步通衢，一段神光騰今貫古。向因一點業識牽纏，迷失自家珍寶，妄生男女之相，墮在愛欲海中，生死漂沉，無窮輪轉。但能回光返照，契悟真常，人間天上信步逍遙，寶地蓮池由心自娛。且道不被生死所轉一句又作麼生？」以拄杖畫一畫，云：「從此箇中親薦得，九霄雲外任縱橫。」
張義公為薦父請師對靈小參。「殘菊香盡所風寒，吹卸園林落葉丹，朱豔已隨秋影去，惟留狼籍動悲慘。且道一傑居士即今在甚麼處覿？」良久，云：「丹桂枝頭絕影相，竹窗橫月照人寒。」
成憲同胞弟葛永祥為薦母請師小參。僧問：「六律鏗鏘，香雲靉靆，薦揚一句請師垂示。」師云：「鐵輪天子寰中敕，帝釋宮中放赦書。」進云：「薦揚已後居何國土？」師云：「綠楊枝上鶯啼翠，青草池塘魚躍瀾。」乃云：「今朝正值立春節，梅柳香飄無間歇，綠水青山悉讚揚，頻頻何待更饒舌？不饒舌，萬卉枝頭蚤漏洩。」以拂子打〇相，云：「唱氏靈魂還會麼？若向這裏一言便契、萬法皆空，更道甚麼涅槃生死之名、男女人我之相？塵勞業識總是本地風光，這邊那邊無非當人境界，迥脫根塵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云：「畫堂繡枕渾閒事，月照幽窗影自孤。」
碧修為慈母請秉拂。「撒手全無依，堂堂沒覆藏，豁然達彼岸，何必話途長？不行花下路，豈坐萬年床？九重雲散淨，一月印千江。」揮拂下座。
佟吉年為薦弟婦，請小參。「大道本無男女相，至真那復有支離？茲因緣愛沉生死，愛盡忘緣越聖級。且道達本歸源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泥牛眠海底，木馬上須彌。」
小參。僧問：「大雪嚴寒，人人向甚麼處迴避？」師曰：「雪窟裏。」進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毛墮落？」師云：「脫體風光。」進云：「不經嚴霜苦，爭得桃李香？」師曰：「狂花刺眼。」舉：「教中云：『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

相。』」師云：「這箇老古錐，雖然處陰休跡，未免賊身蚤露。且道：既是無我、人、眾生、壽者，現今坐立儼然，孤明歷歷地，說法、聽法，賓主交參，復是阿誰？」豎拂子，云：「還見麼？」喝一喝，云：「還聞麼？見乃親見，聞乃親聞，既是聞見分明，又欠少箇甚麼聻？咄！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好看陌上二三月，那箇枝頭不帶春？」

垂問

萬善堂中，因甚鉗椎惡辣？
既結戒壇，波離尊者還在甚麼處？
荷花夏月開。因甚蓮花，院裏卻無。
大雨時行，為何久旱，甘霖不降？
師至長春，曰：既是長春，為甚秋風葉落？
開示。「真玉無瑕，真金無價，參學須具參學眼，莫向邪師被眼遮。諸兄弟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更莫辜負平生己靈好。豈不聞昔日可大師，博覽詩書，廣通經論，還向少室庭前立雪斷臂，纔得安心。臨濟老祖初參黃蘗，苦喫痛棒，並無退悔，為法忘軀，建立千古宗旨。時人床頭未溫，話頭未熟，強與為師，便道我會，自讚毀他眇無賢聖，落得空腹膏肓，真是焦芽敗種，就是妙手神仙也難療治。這樣禿奴，打死千箇萬箇，更有甚麼過犯？若論佛祖門頭，須是銅頭鐵額的漢子，不懼惡辣鉗椎，方能了脫大事。所以道：若不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噴鼻香？誠哉斯言，急須努力。」
開示。「凡學道之人，不可避懶偷安，光陰莫要虛度。當知施主供養欲求福祉，身穿不織衣，口喫不耕食，正好努力修行。行到山窮水盡之處，方知自己一段光明不曾外得。且道那箇是自己光明？」以拂子揮一揮，云：「若向這裏會得，處處任縱橫，事事無忌諱。」
示眾。「欲學此道，先要自己腳跟穩實，向十二時中綿密不漏，凝然一片，十聖三賢莫能窺測，天魔外道亦難摸[打-丁+索]，行而無所行，住而無所住，打破生死窟，透出無生路，在在縱橫，處處解脫，雖歷無窮劫，只麼如如地方可建立宗旨，拔楔抽釘，能令諸人直下承當，豈非小緣？珍重，珍重。」
示念佛參禪無二。師云：「若論禪淨兼修，別無奇特，只要放下身心，忘言絕慮，各向本參念佛是誰？徹底掀翻，疑情頓破，心鑒圓明，了無瑕瞖，頭頭總是西方，步步無非極樂。若將經文之中求生淨土，聲色堆裏覓討根源，猶如水中捉月、鏡裏尋花，枉廢身心，虛消神氣，與之此道遠之遠矣。不見古人云：『水即是冰，冰即是

水。』若要棄水覓冰，全無是處，認賊為子、喚奴作郎，抵盜法財、蠲消寶藏，此是生死之大患也。更有一等愚漢，朝禮暮誦，只要面見彌陀，金光接引，卻不知阿彌陀佛現在說法、現在度生，朝朝對面、夜夜同眠。不見祖師云：『此土人求生西方，西方人求生何國？』古人只教休心息念，更無餘事，有念盡是煩腦鎖，無念喚作清淨身。一念心起，觸途成滯；一念心滅，大千通徹；一念心嗔，業火燒身；一念心喜，愛水漂溺。乃至三界二十五有悉是夢幻浮漚、空花陽燄，但有虛名，都無實意。」喝一喝，云：「若向這裏醒得，非但了脫平生，也不辜負先聖。珍重。」

師一日示眾曰：「做工夫者猶如在萬丈崖前行步，但若絲毫失足則便喪身，東倒西歪，驢年出得去麼？所以先聖權宜教你將一句話頭抱在胸中，朝參暮究，究到山窮水盡之處，豁然囫地，方知秤錘原是鐵鑄成，丈夫原是男兒所作，將那千金重擔平空放下，江南塞北任意遊行，柳巷花街由心自娛，灑灑樂樂做一箇無事閑人，豈不快哉？」

示眾。「風颯颯，雪片片，凍得山門入佛殿。賴得老僧眠蚤來，普請諸人著眼看。看任看，春來依舊水湛湛。」

示眾。「清淨真如，何勞更覓？著衣覺寒，喫飯知飢，飲水知渴，困時覺睡，從今至劫，無欠無餘。還會麼？咄！識得平常日用間，不須更問西來意。」

入室機緣

僧入，師問：「吾有一句，不容擬議。若道不得，打斷脊背。速道！速道！」僧喝，師云：「那裏學這虛頭來？」僧復喝，師打出。

僧入，師問：「汝從那裏來？」進云：「堂裏來。」師云：「世尊說甚麼法？」進云：「也只恁麼底。」師云：「恁麼底是箇甚麼？」進云：「念七念八。」師云：「何不道九？」僧擬開口，師驀頭打出。

僧入，師問：「汝名甚麼？」進云：「弟子性珍。」師云：「何不呈上老僧？」僧展兩手，師云：「瓦礫不勞拈出。」僧無語，師打出。

僧入，師云：「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是何意旨？」進云：「通身顯露。」師云：「為甚麼又周行七步，目顧四方？」進云：「為伊獨尊。」師云：「既是獨尊，雲門棒下不肯放過。」僧罔措，師打出。

僧入，師問：「汝參的甚麼話頭？」進云：「本來面目。」師云：「如何是你本來面目？」進云：「蚤辰喫粥，晌午喫飯。」師云：「何不還老僧飯錢？」進云：「今日不著便。」師云：「卻來誆飯喫。」直打出。
僧入，師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甚麼對？」進云：「一拳拶碎須彌山。」師云：「山門頭金剛為甚麼笑汝？」進云：「也不放過。」師云：「過在甚麼處？」僧禮拜，師直打出。
僧入，師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僧云：「是箇沒量的漢。」師云：「為甚麼在老僧手裏？」進云：「非但和尚，人人少不得。」師云：「為甚麼汝卻落空？」僧無語，師直打出。
僧入，師問：「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僧提起坐具拂一拂，師云：「此是風力所轉，終須敗壞。」僧云：「請師指示。」師打出。
僧入，師問：「汝從那裏馱這死漢來？」僧喝，師云：「這一喝落在甚麼處？」僧云：「歸堂向和尚道。」師云：「也是強作主宰。」打出。
僧入，師問：「年頭月尾如何過？」僧喝，師云：「蝦跳不出斗。」僧禮拜，師云：「勞而無功。」打出。
僧入，師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達磨西來，所為何事？」進云：「也知和尚今日婆心太切。」師驀頭一棒，僧擬議，師云：「不識痛癢漢。」直打出。

問答機緣

僧問：「弟子諸日做工夫，未審向甚麼處下手？」師打一棒，僧罔措，師云：「漆桶不快。」
僧問：「諸日走紅塵，不識自家珍。如何是自家珍？」師云：「待汝出得紅塵向汝道。」僧云：「出也，請師道。」師云：「道甚麼？」僧曰：「慈悲何在？」師云：「抱贓叫屈漢。」
師住盛京楊家寺結夏，戶部莽公來參，師拈起一枚果送與公，公曰：「吾這裏也有。」師曰：「護法從甚麼處得來？」公曰：「也知和尚有此一問。」師曰：「是誰覷？」公纔拈起茶盞，侍者將鐘內水撒於地，師曰：「淨地不可污。」公罔措，師曰：「請茶。」侍衛阿護法來參，阿曰：「滿堂僧眾是作甚麼？」師曰：「打七。」阿曰：「本自現成，打七又圖箇甚麼？」師曰：「只教他休去歇去。」阿曰：「和尚還休歇也未？」師曰：「不從休歇。」阿

曰：「和尚利益人天，教化眾生，為甚麼還不休歇？」師曰：「老僧若休，著甚麼人教化？」阿便禮。

師住寧遠州地藏寺，結冬，禮方院來參，師曰：「護法貴姓？」院曰：「臊達子無姓。」師曰：「護法無性，將甚麼治國？」院曰：「不知，請和尚慈悲。」師彈指云：「還委悉麼？」院曰：「意旨若何？」師曰：「能殺能活，能縱能奪。」院曰：「請和尚更道。」師展兩手云：「道甚麼？」院作禮。

駐防佐領楊文政來參，曰：「人人都言有箇佛性，弟子不知佛性在甚麼處。」忽然城內連聲炮響，師曰：「是甚麼響？」政曰：「炮響。」師曰：「又道不知。」政從此生疑。

禮部傅公、戶部馬護法、佐領張護法一日來參，傅公問：「和尚是宗？是教？」師曰：「宗。」公曰：「常聞宗門只言見性成佛，性作麼生見？」師拈起拂子，云：「見麼？」公曰：「不知。」師擲下拂子，曰：「提起放下，歷歷分明，有甚麼遮礙？」公曰：「若論此事，只須心似枯木寒灰，死中發活，方能識得。」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復曰：「人人腳跟下自有一段光明，輝天鑒地，耀古騰今。不見老儒道：『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本來清淨，不受污染，皆因妄想執著蓋覆而不能見得。若向語言文字之中別作生涯，向外馳求，而與此道遠之遠矣。儒教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但向己尋，莫向他覓。」佐領張護法問：「人之初，性本善，如何是性本善？」師曰：「殺人不眨眼。」張曰：「既是善知識，為甚麼作這等見解？」師曰：「太平原是將軍致。」張曰：「和尚也不敢承當。」師曰：「好事讓與他人。」

師到樂亭古皇院，師遇一僧，問：「汝號甚麼？」僧曰：「古峰。」師曰：「既是古峰，為甚麼被人踏如微塵？」僧彈指，師云：「也是強來掙命。」師良久，云：「大師受那箇咐囑？」峰曰：「達崙。」師曰：「達崙鼻孔有多長？」峰喝，師曰：「如一人在萬丈深井，不假寸繩，如何救得此人出井？」峰曰：「我有無底籃。」師云：「這等模樣，還來這裏衝禪？」師擘面一掌，峰擬議，師復打兩掌。

師在雄關慈愍庵，問僧：「汝從甚麼處來？」僧曰：「京都。」師曰：「聖主在甚麼處？」僧曰：「某甲來時，聞說出冷口外去。」師曰：「衲僧家五戒也不持。」僧無語。師復問一僧：「上座親近那箇老人來？」僧曰：「摩竭和尚。」師曰：「摩竭陀國親行此令，上座為甚麼清規不守？」僧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汝為甚麼撞倒露柱，惹得燈籠揚聲大叫？」僧罔措。師曰：「同坑無異土。」

師在三韓千山，見一病僧來。師曰：「上人從那裏發足？」僧曰：「川場。」師曰：「還帶得人蔘來麼？」僧曰：「和尚用他作麼？」師曰：「老僧見汝病深。」僧曰：「弟子無病，只有一箇冷疾今犯。」師曰：「實說不遭殃。」僧禮拜曰：「乞和尚慈悲。」師打一棒曰：「先喫一付消食化氣丹。」

請益

僧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師曰：「搬磚的是張三，擔瓦的是李四。」僧曰：「且道是法身也？是報身也？」師曰：「駕車負重。」僧問：「古德云：『念佛一聲，漱口三日。』未審佛有甚麼過？」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僧曰：「為甚麼又勸人念佛？」師云：「以楔出楔。」

僧問：「如何是屋裏佛？」師曰：「老鼠眠洞裏。」僧曰：「如何是門外佛？」師曰：「癩狗臥高牆。」僧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王殿上道不識，少室山下卻安心。」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是若何？」師曰：「天寒水凍。」僧曰：「見後是若何？」師曰：「日暖冰消。」

師住刺兒山朝陽寺，僧問：「如何是朝陽境？」師曰：「路曲山更嶮。」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燒炭又擔柴。」

師一日在殿前經行，惺博近前作禮，師曰：「作甚麼？」惺曰：「學人悟了一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師拈起拄杖云：「這箇是甚麼？」惺曰：「拄杖子。」師曰：「喚甚麼作天地同根？」惺無語，師連打兩棒。

僧問：「春移夏景即不問，正當炎暑請師宣。」師曰：「三伏不是重陽節。」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火裏尋冰。」

師到燕京嚴淨寺，居士問：「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師扣齒，士曰：「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只為他是七佛師。」士曰：「罔明是初地菩薩，為甚麼出得女子定？」師曰：「只為他是初地。」士曰：「不是。」師曰：「不是箇甚麼？」士云：「不會。」師曰：「正好不會。」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浮圖八面懸金鈴。」僧曰：「以何為驗？」師曰：「風動震雷音。」

僧問：「和尚有好話，慈悲弟子兩句。」師曰：「道有，恐汝信不及。」曰：「和尚慈悲，焉敢不信？」師曰：「寒時向火，熱時乘涼。天陰備柴，天晴晒眼。汝若信得，別無商量。」

師一日同眾擇菜，一僧便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拈起一科菜曰：「土厚菜肥。」僧罔措，師劈面打曰：「騙飯喫漢。」
師在場中打穀，一僧擔著行李討單，師曰：「單則有，只是不留行腳僧。」僧曰：「為甚麼不留？」師曰：「為汝肩頭特重，放不下。」僧曰：「不識和尚。」便禮，師曰：「空著草鞋。」
殿主從法堂過，師問：「從那裏來？」主曰：「殿裏來。」師曰：「釋迦老子說甚麼？」僧豎起苕帚曰：「者箇。」師曰：「何不道那箇？」僧擬議，師打。
師到盛京楊家寺，與王僧錄、關護法共茶。關問曰：「和尚法駕東臨，所為何事？」師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關曰：「和尚高隱甚處？」師將手內茶盞擲於棹上。關不解，復問。師曰：「盤山。」關曰：「聖君腳下，信重佛法者多。遼外人境荒野，非旦佛法難信，就是儒禮會者也稀。」師曰：「處處春風鳴翠柳，人人鼻孔大頭垂。」僧錄問曰：「和尚從山幾時發足？」師曰：「山僧一步也不曾移。」錄曰：「為甚麼不曾移？」師曰：「大地無寸土。」錄曰：「和尚向甚麼處居止？」師曰：「無剎不現身。」錄曰：「請和尚顯現處看。」師便打。錄同關作禮而退。

咐囑知藏天璽印禪人

諸佛心印，非色非空。信手拈來，付汝流通。

暉洲昊禪師語錄卷之六下

代古

舉：「安國師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云：『破也。』」師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代云：「若還和尚，只恐驚群。」

舉：「昔有一僧到曹溪，因守衣缽僧提起衣云：『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云：『如何在上座手裏？』僧無對。」

代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舉：「昔有一道士在殿前背佛而坐，僧云：『道流！莫背於佛。』道云：『大德！本教中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教我向甚麼處坐？』僧無對。」

代云：「向道士鼻孔裏坐。」

別古

舉：「南泉住菴時，一僧到，師乃曰：『某甲上山作務，請齋時作飯自喫了，卻送一分來。』其僧齋辦自喫了，卻將家事一時打破，仍就床臥。師伺久不來，遂歸，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云：『我往前住菴時，有一箇伶俐道者來，直至而今不見。』」

別云：「直至而今，不可更見。」

拈古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拈云：「悉達漏逗不少，誰知弄巧成拙？正眼觀來，未免風塵滿面。」

舉釋迦夜睹明星。

拈云：「瞿曇卻被明星打失眼睛，檢點將來，也是夢中說夢。」

舉世尊纔陞座，有一女子坐在佛前，文殊盡其神力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卻至，彈指而出。

拈云：「水朝海，雲歸山，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舉：「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子過，乃問云：『這箇是甚麼？』人云：『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佛云：『也須問過。』」

拈云：「世尊雪上加霜，二人隨風倒柁。當初老僧若見世尊與麼問，將豬子向伊面前一拽便行，管教倒疑三十年。」

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拈云：「世尊揚風撒土，迦葉眼裏著砂，雖然各展風規，未免卻成話把。」

舉：「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佛言：『吾住世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

拈云：「文殊逆風張旛，世尊見孔著楔，這兩箇漢雖然一賓一主顯露當陽，未免傍觀者哂。」

舉：「殃拙魔羅托缽，至一長者家，值產難因緣。」

拈云：「世尊應病與藥，長者拋磚得玉，尊者傳言送語，打失眉毛。還會麼？白雲原是無心物，卻遇清風出洞來。」

舉：「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拈云：「見非是見，空花陽燄；見猶離見，霹靂閃電；見不能及，土中洗泥。還知世尊落處麼？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

天衣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

拈云：「風來樹響，水長船高。」

舉：「達磨初至梁國，武帝問：『朕造寺度僧，有何功德？』祖曰：『實無功德。』帝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祖遂度江至魏。」

拈云：「武帝眉毛長，祖師舌頭短，仔細觀來二俱失。」

舉：「僧問清源：『如何是佛法大意？』源云：『廬陵米作麼價。』」

拈云：「清源雖然徹底婆心，未免境上作活，帶累這僧不了。當時若問老僧：『廬陵米作麼價？』擘面一拳。且道是甚麼價？」

舉：「雲居道膺禪師令侍者送褲與一住菴道者，者云：『自有孃生褲。』竟不受。居復卻令侍者去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對。後遷化，燒舍利持似居，居云：『直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下一轉語好。』」

拈云：「雲居見水擒龍，道者龍頭蛇尾。若是伶俐者，問：『娘未生時著箇甚麼？』翹起一足，云：『可憐，可憐。』侍者擬議，擘面一拳打出門外，管教那老漢倒退三千里。」

舉：「城東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東西南北，悉皆是佛。母遂以手掩面，乃至十指掌中，總皆是佛。」

拈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還識老母意麼？從來不借三光照，自有神珠亙古明。」

舉：「古德食油餈。」

拈云：「南泉與庄主誑惑人不少，侍者孟八郎。若是伶俐衲僧，問他：『是甚麼滋味？』擬議不來，擘面一掌，管教吞吐不下。」

舉：「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見忠國師，至途中，南泉就地畫一圓相云：『道的則去。』歸宗坐在圓相裏，麻谷作女人三拜。泉云：『恁麼則不去也。』」

拈云：「三箇把手上孤峰，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喝一喝。

舉：「僧問投子：『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投子云：『演出大藏教。』僧復問，一宿云：『演入大藏教。』」

拈云：「這一對擔板漢雖然收放不無，難為這僧一生空過。」

舉：「前寶壽問後寶壽：『父母未生已前，阿那箇是汝本來面目？』後寶壽罔措。一日，在市見二人相爭，有一人相勸云：『你得恁麼無面目？』壽豁然大悟。」

拈云：「風卷雲散，瓦解冰消，直下無私，當陽獨露。這漢雖然悟去，還會他恁麼無面目也未？」

舉：「遵布衲在藥山浴佛次，山云：『汝浴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麼？』遵云：『把將那箇來。』」

拈云：「遵布衲不算奇特，若有人問著老僧：『你浴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麼？』提起一杓熱水，擘面澆去，管教老漢無立地分。」

舉：「僧問趙州：『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州云：『四大五蘊。』僧云：『此猶是壞底，如何是不壞之性？』州云：『四大五蘊。』」

拈云：「長空無異色，洪波徹底清。」

舉：「仰山指雪獅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雪峰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拈云：「仰山捏目生花，雲門、雪峰一倒一起，未免向境上作活計。還會他三人的意麼？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舉：「南泉問座主：『講甚麼經？』主云：『《彌勒下生經》。』泉云：『彌勒甚麼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宮，未來。』泉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拈云：「南泉擔板，座主支離。若問：『彌勒甚麼時下生？』向伊道：『高著眼。』若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豎起拳云：『這箇從甚麼處來？』待伊擬議，攔腮便掌，管教有理難伸。」

舉：「修山主垂語：『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出，不妨與佛祖位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言不疑。』」

拈云：「全身沒影相，遍界不曾藏，看來這漢只顧逆風揚波，不覺灰塵滿面。還識修山主意麼？韓盧咬殺金毛獸，三腳驢兒上九重。」

舉：「僧問天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綠如藍。』」

拈云：「這僧將頭覓頭，天龍把土作金，一對郎當不少。若問萬善即不然，向伊道：『蟭螟吞香象，蚯蚓鼓風雷。』」

舉：「洞山聰因僧問：『既是四州大聖，為甚麼在揚州出現？』山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拈云：「洞山雖然偏正不無，未免途中所轉。萬善即不然，若問：『既是四州大聖，為甚麼在揚州出現？』向伊道：『清燈輝暗室，明月照高樓。』」

舉：「乾峰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即往徑山去。』峰

云：『分付維那，來日不得普請。』」

拈云：「日暖花開，風寒葉落，一人山頭鼓浪，一人井底揚塵。雖然各不相違，未免驚群動眾。」

舉：「趙州一日從殿上過，乃喚侍者一聲，者應諾。州云：『好堂功德。』者無對。」

拈云：「為憐三尺子，不惜兩莖眉。」

舉：「聖壽云：『月半前用鉤，月半後用錐。』僧問：『正當月半是如何？』壽曰：『泥牛踏破澄潭月。』」

拈云：「不居鬧市，不住孤峰，兩無取捨，任運騰騰。會麼？閒來打一盞，何處不縱橫？」

舉：「趙州令僧洗缽因緣。」

拈云：「者僧土上加泥，趙州舌頭拖地，還識者僧悟處麼？不著漁父引，怎得見波濤？」

舉：「洞山垂語云：『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說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山云：『非佛。』法眼云：『方便呼為佛。』」

拈云：「日出乾坤耀，風動浪花生。」

僧問：「葉縣省雪山童子捨身為求諸行，此行如何？」師云：「掉臂街頭走，仰面見青天。」曰：「恁麼即迷人尋著向城路也。」師曰：「此人入地獄，萬劫出應難。」

拈云：「不是擒龍手，焉能入虎穴？」

頌古

拈花微笑。

拈花舉處得機先，滿目春光斂笑顏，百億天龍難領解，有何教外落人間？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子過，問：「這箇是甚麼？」其人言：「世尊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

瞿曇無事強生端，擲下寒江一釣竿，水淺夜深魚不餌，扁舟且自過蘆灣。

文殊白椎。

好箇文殊令再申，一椎拶斷葛藤根，果能緯地經天手，漏泄枝頭無限春。

《楞嚴經》云：「佛謂阿難：『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若人轉物即如來，野草閒花處處開，冥坐靜觀無異色，分明大地絕塵埃。

《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幽居晏坐默無言，夜靜更深月影寒，不覺西風黃葉墜，無言童子口喃喃。

阿育王問賓頭盧尊者：「曾見佛來？」尊者掀起眉毛，「會麼？」王罔措。

清波汲動月鉤寒，若箇知音把釣竿，香餌不吞空點額，徒勞躍浪禹門關。

那吒太子析骨肉還父母因緣。

幻色不是色，真空不是空，皮膚脫落盡，八面顯玲瓏。

文殊問無著。

日映峰巒雲霧彌，金毛閃出露全威，當機不具金剛眼，纔到靈山是也非？

馬祖翫月。

清虛月朗管弦繁，處處樓臺楊柳煙，一等清音雲樹裏，就中曲調不同看。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

雲門乾屎橛，凡聖俱超絕，無事御街遊，杖頭挑白月。

德山托缽。

一撥當陽便轉迴，太虛何處著思惟，世間多少癡男子，卻寄枯椿待兔歸。

破灶墮為灶神說法因緣。

靈從何起聖何來？棒下超然眼自開，弗是灶公親點破，幾乎將業自活埋。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親切事？」師曰：「我名謝三郎。」

如何親切事，覿面不曾藏，江頭垂釣客，原是謝三郎。

趙州狗佛性。

道有也不多，道無也不少，趙老兩重關，為君注破了。

樓子聞唱。

諸日區區尋徑途，誰知衣內有明珠，忽聽窗外鶯聲囀，去住縱橫任卷舒。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推落南辰北斗，回頭日午三更，驚起金烏便走。

我腳何似驢腳，乾坤任我伸縮，蹋翻大海沒蹤，折角泥牛咆哮。

人人有箇生緣，放去收來目前，已任呼驢喚馬，總是閫外威權。

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

和風吹動百花芳，到處遊蜂暗度量，陣陣清香何處覓，一枝紅杏出東牆。

僧問萬善：「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一切聖凡居何國土？」師便打。

劣形殊像兩無差，犬吠驢鳴共一家，佛祖位中留不住，漁公依舊宿蘆花。

佛事

為毘盧瑞亭禪師起龕。「炎熱薰風六月天，荷花開放滿林泉，瑞公纔欲貪遊賞，忽地嚴霜落葉殘。恭惟毘盧堂上瑞亭法兄禪師，龍池嫡系，盤山真傳，紫蓋峰前打失鼻孔，福城東際大設法筵，正宜善導化利，偶爾波逝歸源，群迷失度，曷勝悲慘？諸仁者！還知和尚今日復現無量德像、就路還家的消息麼？」以拄杖打〇曰：「乾坤直攝毫端上，不涉程途遍大千。」

秉炬，喝一喝，云：「一句當陽迥絕儔，通身不挂纖毫頭，大冶爐中須信步，毘盧頂上任優游。」擲下火炬。

為兼然秉炬。「兼然，兼然，急著耳觀。娑婆三十二，今日萬緣完。疾惺惺，莫顢頇，真空在處顯威嚴。」擲下火炬，曰：「孃生布袋悉焚卻，一曲歌遙忘舊顏。」

入塔。「萬緣放下，當處解脫。本來位次，何用造作？」以拄杖指塔曰：「箇裏常存元不變，孤光炯炯照山河。」便入。

為張得慶起棺。「生死涅槃無別說，臨時只要萬緣撇，山僧今日指路歸，佛與眾生無二轍。」豎拄杖，曰：「得慶居士還知路頭麼？」復擊棺一下，曰：「驀直去。」(引行)

為廣福自修上座入塔。「秋天冷落夜長長，路上行人返故鄉，且道故鄉在甚麼處？」擲下骨襯，曰：「豁開無縫當軒坐，幾度風來幾度涼？」

為天寧現玉起棺。「風颯颯，雪片片，山河大地如白練。堂堂體露已分明，且問行人薦不薦？」豎拄杖曰：「須知隨處是家鄉，步步行行登彼岸。」

秉炬。「逐日忙忙忙不徹，忙忙今日以何消？當陽薦得無生意，烈燄光中長異苗。」以火炬打圓相，曰：「一道紅光纔舉起，虛空寶月徹凌霄。」

為寶覺李居士起棺。以拄杖擊棺一下，喝一喝，曰：「擊碎無明窩臼，迴出業識根苗，通身了沒影相，己任獨步青霄。起。」

秉炬。「真生無可生，真滅何曾滅？截斷兩重關，紅爐飛片雪。」擲下火炬。

常禹門為薦祖母，請起棺。「豁開頂門正眼，方識竿頭進步。且道臨行一句如何指示？」喝一喝，曰：「起。」

略狀

暉洲昊禪師，灤州樂亭劉氏子。胎不茹葷，誕而凝靜。十一歲母逝，父送依韓家道曉空薙髮。十八歲發心閉關，跪諷《法華》，至〈安樂行品〉「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頓然生疑。赴盤山參了宗見，將胸中所疑請問，見便打。以此疑情越發，行住坐臥執定一箇話頭，時刻不放。值七，見落堂，問云：「父母未生已前，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云：「月白風清。」見曰：「月落後又作麼生？」師轉身歸位，見休去。中秋同眾翫月，見令著語，師以手畫圓相，呈偈云：「碧天雲淨智光圓，洞徹玄微絕正偏；萬戶千門悉仰賴，威嚴空寂照人間。」見首肯之，即出源流記剳，命書記寮，五載。隨見赴天津放生院，晉西堂，三載。戊辰，出住灤州萬善、高山石佛、盛京華嚴、寧遠地藏、青山朝陽、樂邑聖嚴，隨緣化度二十餘年。偈曰：「幻海之中駕小舟，金圈直把釣鰲頭；任他汲浪千層湧，摝盡滄波始便休。」

康熙壬午季春穀旦，板送嘉禾楞嚴般若堂流通。

灤州萬善恒如大師送令師暉洲和尚錄板入藏請楞嚴。

峻峰和尚陞座法語：「鉗錘佛祖，還憑過量之人；模範人天，須是超方之作。然雖如是事，全憑恁麼人；若非恁麼人，難肩恁麼事。如我暉洲法兄和尚，數踞名藍，道風盛被於金臺；四眾欽崇，法化弘敷於燕地。或一毫端上現寶王剎，一微塵裏轉大法輪，說法若神龍出海，垂機似香象渡河，永絕滲漏，不留朕跡。幸我法姪恒如大師，不憚數千之遙，將伊師和尚數十年橫說、豎說、熾然說、無間說，一總拈撒楞嚴藏海，遍界流通，庶使祖燈永耀，慧日長明。今日敦請山僧陞以此座，舉揚箇事。大眾！且道即今又作麼生？水歸大海波濤壯，雲到蒼梧氣象雄。」下座。

侍者實偉記錄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